

小說月報叢刊第十二種

犯 罪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罪 犯

著甫霍柴國俄

1 9 2 4

目次

犯罪	濟之譯(一)
法文課	鳳生譯(九)
戲言	濟之譯(二二)
一個醫生的出診	耿勉之譯(三〇)
好人	瞿秋白譯(五六)



柴 霍 甫 像

犯罪

一個瘦小的鄉人穿着一套斑色的衣袴，站在預審推事的面前。他臉上滿堆着亂蓬蓬的頭髮，一雙失神的眼睛露出癡癡的神氣。底下還赤着兩腳。

推事說道：「臺尼斯克里郭里。走過來，我要問你。七月七號那天鐵路衛兵意溫早晨在鐵路上巡行，看見你正在那裏偷掘釘軌道和枕木的螺旋。你看，就是那個螺旋……因此他把你扣住。你是這樣做了麼？」

「什麼？」

「你所做的是和那衛兵所說的相符麼？」

「是的。」

「好；不過你爲什麼要掘那螺旋呢？」

「什麼？」

「你把你常說的那個「什麼」一字棄掉，問你：爲什麼要掘掉那個螺旋呢？」
臺尼斯一邊擡頭，一邊說道：「如果沒有用處，也就不去掘了。」

「你要那螺旋有什麼用處呢？」

「螺旋麼？我們用螺旋來做釣魚鉤子。」

「你說的「我們」是誰？」

「我們就是人民。……克里莫甫的鄉人。」

「你不要在我們面前裝傻，老老實實的說話。也不必故意託詞說什麼釣魚鉤子。」

「我一世也沒有說過謊，在這裏怎樣還能說謊話呢。大人，你想怎麼會不用釣鉤呢？魚竿沒有釣鉤是沉不下去的。有好些魚終日在水底裏伏着，不輕易洩上

來要是魚竿沉不下去，那麼怎能捕着魚呢……」

「爲什麼你對我講起釣魚的事情來呢？」

「什麼？那是你自己問我的！我們老爺也都是這樣釣魚。就連三尺兒童也全知道這個道理。自然也有不明白的人不用釣鉤去垂釣的。法律決不爲愚人而定的。」

「你不是說你掘那螺旋去做釣鉤之用，是不是？」

「怎麼？你難道還沒有聽清楚麼？」

「可是鉛，銃丸和鐵釘都能用來做釣鉤……」

「鉛在鐵路上找不到，還須特地去買，鐵釘又不合用。螺旋是再好也沒有的好了。又重，又有小洞。」

「你這個人怎麼這般傻！真彷彿昨天纔生下來，或剛從天上掉下來似的。難

道你還不明白那螺旋的用處麼？要不是衛兵看見，那火車就許出軌，傷害許多人！你要殺人，你知道不知道？」

「罪過，罪過！做甚麼我殺人？我們也不是異教徒，也不是惡人。活到一世，不但沒有殺過人，連這個意思，腦子都沒有想到過。你怎麼了？」

「據你的意思，火車爲什麼纔要出險？掘起了兩三個螺旋，便出險了。」

臺尼斯笑了笑，露出不信的樣子，瞧着推事說道：「我們一村裏掘那螺旋，也有好幾年了，火車終沒有出過事；：人也沒有傷過。我如果把鐵軌取去，或者在道上橫一根木頭，那也許火車就要翻了！」

「你不知道螺旋是釘鐵軌和枕木的麼？」

「這個我也明白。……我們也並不把螺旋盡行掘去，也留着許多。我們也不是傻子。」

臺尼斯張着嘴打了個哈欠

推事說道：『今年這裏有一艘火車出軌。現在也明白是什麼緣故了。』

『什麼？』

『我說我現在很明白去年爲什麼有一艘火車在這裏出軌了……我明白了！』

『大人是有學問的人，所以容易明白。祇須推想一下子，便可以理會過來。那位無知識的守衛兵却硬把我拖來了。：你也須想一想，然後再拉！到底是鄉下人，還不明白。請你記下，他還打我兩下把掌呢。』

『在搜你家的時候，又找到一個螺旋。你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掘來的呢。』

『你說的是放在紅色皮包裹的那個螺旋麼？』

『我不知道那螺旋在那裏放着，却已經把他找出來了。你什麼時候掘的？』

「不是我掘的，是意格娜卡送給我的。這個是說放在皮包裏的；還有一個在院裏車上的是我同米脫洛芬掘起來的。」

「米脫洛芬是誰？」

「難道你還不知道米脫洛芬麼？他做魚網來賣給老爺們。他要用許多螺旋。每一個網算起來總要用十個螺旋……」

「你聽着……：刑事第一千零八十一條上說：『凡陰謀破壞鐵路，能使行於此道上之火車出險，且犯人亦深知其行爲於火車有害者……：』你明白麼？你不能不知道掘螺旋的危險。……：即處徒刑。』」

「自然你是很明白的……：我們鄉下人懂得什麼呢？」

「你全明白！不要說謊話！」

「說什麼謊話？請你到村裏去問一問，便可分曉了……：不用釣釣是捕不到

好魚的。」

推事笑道：「你又說起魚來了！靜着罷！」

兩人都不說話了。臺尼斯不住的東張西望，舉動很不安靜。推事正在那裏忙忙的寫字。

臺尼斯問道：「我能走麼？」

「不。還須看守起來，放在獄裏。」

臺尼斯頓時呆住，擡頭看着推事，說道：「到監獄裏去不對，我沒有工夫，我還要到市場去向顏郭爾討還三盧布去呢。」

「靜着，不要胡鬧。」

「到監獄去……爲什麼去……又不打架，又不偷東西……大人，你有什麼事情，切不可輕信村長……你不妨去問些正直的人，村長是沒有良心的。」

「靜着！」

「我是很安靜的……如果村長要陷害人，那末我可以設個誓……並且我們弟兄三個：第一叫庫慈瑪、克里郭里，第二叫顏郭爾，第三就是我臺尼斯、克里郭里……」

「推事怒道：你不要胡鬧……喂，謝蒙！把他帶走！」

兩個雄糾糾的兵進來把他推將出去，他嘴裏却還嗷嗷說道：「我們弟兄三個，本來誰都不管誰……現在庫慈瑪不交錢，却要我臺尼斯受罪……推事！可惜我家將軍已經過世了，要不然你瞧着他罷……審判應當公平。按着自己良心纔好呢……」

——濟之譯

法文課

一個受過教育的人，不懂外國文字，是一樁很苦的事。瓦羅妥夫自從在大學裏得著學位後，就自己做點科學參考的事，他更覺得不通外國文字的苦處。他常時不接氣的（他雖然是才二十六歲，可是他肥壯有些喘氣。）說道：『可怕！可怕！我不懂外國文字，我好像是一個沒有翅翼的鳥，我做不出些什麼事。』

他於是決計克復他的天性懶惰，他要學習法文德文，於是起頭要找一位教員。

一個冬天下午，瓦羅妥夫坐在他書室裏做事，僕人說一位夫人來見他。

瓦羅妥夫說道：『領她進來。』

一位少婦穿的極其時髦，走進書室。她介紹她自己叫做阿麗茲·娥雪坡娜，央

愷特。是一位法文教員，她說是瓦羅妥夫的一個朋友叫他來的。

瓦羅妥夫握住他的夜衫袖子，喘氣說道：「我很快活！請坐！你是彼得守革維克遣你來的麼？……是……我曾經問過他……很好。」

他和央愷特女士談論時，他看著她，有些不好意思，又有些希奇樣子。她是真正法國婦人，年紀很輕，相貌也非常好看。從她的淡白憔悴的臉，短而曲的髮，束小的腰，你看她不滿十八。但是看她的寬而發達的肩，她的膩媚的背，她的嚴肅的眼睛，瓦羅妥夫說她一定是不在二十三歲以下，或者她是二十五歲。他又看看，又好像她是十八，她臉上露出冷而像商務的樣子，好像一個人來此，專談商務的事。她從來不笑，也不皺眉，只有一次，她眼睛裏稍微露著慌的樣子，因為她這時間才曉得她不是來教兒童，是教一位強壯的少年。

瓦羅妥夫和她說：「阿麗茲·娥雪坡娜，所以你每天晚上從七點到八點，授我

一首功課至於你要一首功課一盧布，我是一點沒有反對。一盧布——好，就是一盧布……」

他又問她可要吃茶，或是咖啡，天氣好不好。他又笑笑，把桌布抹他手心，和和氣氣問她究竟是誰在什麼地方得著她的教育？她怎樣度她的生活？

阿麗茲用冷冷的商務性質的聲音答他的話。她說她是在一個私立學校畢業過的，後來她夠上資格，認為家師。她父親是新近患紅痧症死的，她母親還在，靠做假花度日。她自己每天早晨在一個寄宿所裏私家教書，從一點到晚間。她都有私家教授。

她走後，一陣餘香，猶在那裏不散，瓦羅妥夫也不做事，但是坐在桌邊，手搓綠布想道。

「是很有趣的一樁事，看女郎們度他們的生活。換一方面說，我們是很不快

活，知道這樣美麗的女郎，像阿麗茲，還不能夠免著窮苦。她也要生存競爭，腐敗的運數——」

他既然從沒看過真正法國婦人，他又想到這樣衣服麗都的阿麗茲、娥雪坡、娜和她寬闊的肩，束小的腰，恐怕於教授之外，還做別樣事情。

第二天晚上七點缺五分的時候，她來了，兩頰凍的像玫瑰一般。她繙開「喜鵲」（初步法文科本）也不說什麼，就教道：

「法文文法上有二十六個字母，頭一個字叫A，第二個字B……」

瓦羅安夫笑笑止她道：「對不起，女士，我要和你說。照我的情形，你教法是要有點兩樣。這個道理，就是懂俄文，拉丁文，希臘文，很好。我曾經讀過比較方言學。所以據我看起來，我們可以不要讀「喜鵲」課本，我們儘可以直接讀些著作家的書。」他又解釋給法國女人聽，成年人應該怎樣讀文學。

他說道：「我有一位朋友想學外國文字，他就把法文、德文和臘丁的福音書，放在面前。以後就詳細一字一字的解析他們。他的結果，不到一年，他的目的，是成功的。我們何妨取幾位著作家的書來讀他。」

法國女人露些慌忙樣子，瓦羅安夫的提議，明明是於她有些簡直不合的。倘若他不是一個大人，她一定是很動氣，說他不是。可是他是一位強壯的少年，她不能夠說他不是，她不過聳聳她肩，半真半假的說道：

「隨你怎樣好。」

瓦羅安夫在書架上徧搜，得著一本參差不齊的書。他問道：「這本書可以用嗎？」

「是一樣。」

我們就起頭讀，我們先讀題目「回憶。」（Mémoires）央愷特女士譯道：「回

憶。] (Reminiscences)

瓦羅妥夫左徧右徧念道「回憶」……」

他念「回憶」一個字，足足念了一刻鐘，還有一個虛字。也差不多念了一刻鐘。阿麗茲覺得有些厭倦，她也不當心答他，有些弄亂。她是明明沒領悟她的學生，也沒試試去領悟他。瓦羅妥夫每問她書的時候，就注意看她好的頭髮，想道。

「她髮并不是天然捲的，是搖展的。希奇！她從早到晚，都有事做，他還有時候來整她髮。」正在八點鐘時候，她就立起來，乾而又冷的說道：「先生，再會。」(Adieu, Monsieur) 說後，就離開書室。她走後，書室裏又有一陣甜蜜蜜的香氣，這位學生，又是好久不做事，但是坐在桌旁細想。

這以後他覺得他的教員，是一個動人的女郎，莊重而且做事按時刻的。却是她沒有受過教育，更不會教授成人，所以他決定不要虛費他的時光，還是和她離

開再聘請別的教習好到了上第七課那天晚上他從他囊裏拿出一個信封裏頭裝了一個盧布，他拿信封在手裏，面紅的說道：

「阿麗茲娥雪坡娜，我實在抱歉，但是我必定要告訴你……我是在一個困難的地步。」

法國女人眼睜望著信封，猜到裏頭是些什麼，她是頭一次臉上發顫，那種冷冷的做生意的樣子，是不見了。她臉上微微泛紅，眼朝着下，起頭頑她的細金鍊子，似乎心不在肝。瓦羅妥夫看見她慌的樣子，知道這盧布於她是怎樣珍貴，她要不這錢，是怎樣的難。他更慌張低聲說道：「我必定要告訴你。」他心裏受了打擊，就趕快把這信封放回在袋裏，又接着說道：「赦我，我……我要暫時離開你十分鐘……」

他又似乎不願意辭她，但是求她允許，退出片刻。他就走到別的一個房間，坐

在那裏十分鐘，復行轉來，更是慌張。他想他離開她的緣故，一定使她明白，自己不免有些難堪。功課仍是照常教授。

瓦羅妥夫決意不要她教，他知道這些都沒有用，於是就任她的意思。他從此以後，不問她，也不阻擋她。她譯給他聽，隨她自己的意思，每課十頁，但是他也不聽。他常時看她蜷的小頭，她的頸，她的又白又嫩之手，呼吸她身上的香水氣味。

他想起他自己是不應當注意她，不免有些羞恥，後來想想，覺得可氣。因為她總是冷待他，像做生意樣子。從來沒有笑過，好像他要碰著她。他常時想道：他怎能感悟她？怎能和她更熟？怎能幫她？怎能使她知道她教法是不好的？

有一次她著了一件華美粉紅色的衣服，著得很低，身上的香味，中人鼻觀，我們要簡直想她是裹在雲裏，可以吹她飛起來，或是像煙霧，消滅不見。她道歉，說她只能够坐半小時，因為她要直接從這裏赴跳舞會。

瓦羅妥夫注看她的頸，和她露出來的肩，他想怪不得法國婦女是著名輕佻，容易得著的。他是沉在這香霧之中，美麗露身之間，她却是仍然不曉得他有這種思想，而且絲毫不以為有趣，她一頁頁的讀下去，很快，她繙得也很快，說道：

「他走過街上，遇著他的一位朋友。說道：你在那裏跑過？看你的面色這樣青白，使我心痛。」回憶是早讀完了，阿麗茲現在所繙的，又是一本書。一次，她來早一點鐘，說她七點要到「小劇場」去。功課讀畢，瓦羅妥夫整好衣服，也到戲園去。他因為是有些煩悶，到那裏散淡散淡，並沒有想到阿麗茲。他又覺得一個正義的人，預備科學事業，素常住在家裏，不應當拋棄書本，跑到戲園，專門去看那呆笨的女郎，他并不大認識的。

但是在休息時間，他心裏亂跳，馬上跑到看客遊步場廳廊下，好像一個侍者，在那裏找人，很不耐性。每次休息時間既過，他是困倦，却是他看見很熟悉的粉紅

色衣服，和可愛的肩，用網紗罩住，他心又跳起來，好似受了快樂，他不由自主笑起來了。這是有生頭一次覺得嫉妒。

阿麗茲是和兩個醜的學生，一位官員，在一塊兒，她又談又笑，她是明明在那裏賣弄風情。瓦羅安夫從沒有看過這種樣子，她自然是快樂，滿意，自然，熱鬧得很。爲什麼緣故？這是什麼道理？或者這般人和她要好，她是屬於那一類的人。瓦羅安夫覺得他自己和那般人是隔了一道深淵，他向他教員鞠躬，却是她冷冷答他，慢慢兒走過去。

戲園既散，瓦羅安夫知道他是和她有情。以後他每上課，就睜眼看著她，他操縱他自己純潔和不純潔的思想。她每晚正八點鐘，總是輕輕說一聲，『先生，再會。』他覺得她對於他，總是淡淡漠漠，恐怕常這樣淡淡漠漠。——他的地位，是無望了。有時在上課一半時候，他起頭夢想，希望，想點法子。他戀愛她，想她雖是輕佻，

却有幾分可愛。但是他只看她一次，屏去所有思想，好像一枝洋燭，拿到茅舍走廊外，風吹燭就滅了。他想斬斷這個情絲，但是他不能夠支持長久。功課畢後，她從書室裏走到廳室，他就攔住她路，表示他的愛情，道：

「你是親愛我……我愛你，請待我說！」

阿麗茲面泛青白色，或者她是怕從這次他表示後，她以後不能再來，不能每課得一盧布了。她睜眼可怕的望他，大聲喃喃道：

「呀，是萬萬不能夠的！不要說，我求你，不能夠的！」

以後瓦羅安夫整夜不能睡，他覺得可恥，自己無味，越想越不舒服。他又念道，他的宣示，是得罪個女郎，她以後要不來了。他決意從「住址尋問處」探聽她的住處，要寫信賠禮。但是阿麗茲來，也沒有信，她覺得有些難堪，就翻開書本，譯得很快，譯道：

「哦，少年，不要毀我花園裏的花，我是要留給我病的女兒。」

她仍舊教上去，四本書已經翻完，却是瓦羅安夫除掉「回憶」之外也一點兒不知道。人若問道他的科學參考怎樣，他搖搖他的手，也不答他，却故意讀到天氣

戲言

那時候正是冬日的正午……天氣晴朗，却是十分嚴冷，娜堅嘉攜着我的手，他鬢角上和上脣的毫毛上都撒滿着銀絲似的霜。我們站在高山上。從我們腳底下到平地上，一片都是巉險光滑的平面，太陽照在上邊，正好比明鏡一般。在我們身傍放着一輛襯着紅絨的小雪車。

我求他道：『娜堅慈特，彼得洛甫納！我們下去罷！就這一遭，我敢保證，我們一定還是這樣，一點也沒有損傷。』可是娜堅嘉十分害怕。從他小蠻靴那裏直到冰山底下那一塊地方，他看着好像深淵似的危險。我求他坐着雪車下去時，他往下看了一看，登時目定神呆，連氣都不敢透一透，如果眞的冒險滑下去的時候，那麼他就要怎樣呢！他一定驚魂欲死！

後來娜堅嘉讓步了，我從他臉上看出他的讓步是冒着生命危險來的。我就把他放在車上，可憐他面色紙白，滿身驚顫，我趕緊緊擁着他，同着他直滑下來。

雪車飛得皦也似的快。尖刀般的冷氣打在臉上，痛得利害，鑽在耳朵裏，愈加奇痛，卻還惡狠狠的想把人的腦袋從肩上切去。風呼呼的響着，連一口氣都不能夠呼吸。好像有一個魔鬼用他的兩爪抓着我們，拉我們入地獄裏去似的。四圍的景物都併成一條飛跑的長帶……再過一瞬間，大概我們就沒命了！

！我囁嚅着說道：『娜嘉，我愛你！』

雪車漸漸的走慢了，風吼和車橫木軋軋的響聲也並不十分可怕了，呼吸也不急促了，我們已經達到山下。娜堅嘉半死不活的樣子，面色白得利害，好容易纔吐了一口氣……我扶着他起身下車。

他張着那雙滿含着恐懼的眼睛，看着我，說道：『我第二次再也不肯來了！』

界上沒有像這樣危險的！我幾乎死了！」

等了一會，他精神恢復過來，兩眼看着我，注着疑問：我說沒有說那五個字，或者他在風聲厲響的時候聽錯了麼？我却站在他身傍，抽着煙，反來覆去的看我自己的手套。

他攜着我手，我們在山腳底下對視了許久。這個謎使他猜得心裏十分不安。這幾個字到底說過沒有？說過，還是沒有說過呢？說過，還是沒有說過呢？這是一個自愛、名譽、生命、幸福的問題，這個問題是世上最重要的。娜堅嘉憂憂愁愁的用着那尖銳的眼光看我的臉，并我的說話。啊，這可愛的臉都有趣呢！我看見他自己和自己在那裏打架，他想說幾句話，問一下子，可是他一個字都說不出來，他心裏又害怕，又不好意思，正在不高興的時候……

他並不看我，却說道：『你知道麼？』

我問道：「什麼？」

「我們再來……溜一下子罷。」

我們就又越級升山。我又把那面色顫白的娜堅嘉放在雪車上，又向萬丈深淵飛下去，風又呼呼的叫，橫木又軋軋的響，我又在那震耳的車聲裏輕輕的說道：

——
「娜嘉，我愛你！」

雪車停時，娜堅嘉先向着我們剛纔溜過的山看了一下，回過來又看我的臉，留神聽我那冷淡無情的嗓音，臉上露出萬分疑惑的樣子，好像寫着道：——

「什麼事呢？誰說這幾個字是他麼？還是我誤聽的呢？」

這種捉摸不定的態度真使他十分不安，有點忍不住了。那可憐的姑娘竟一言不發，皺着眉，幾乎哭泣出來。

我問道：「我們不回家去麼？」

他漲紅着臉說道：『可是我……我很喜歡溜冰。我們不能再來一下子麼？』
他『喜歡』溜冰，可是坐在車上，每次面色都露着青白色，害怕得氣也喘不出來，不住的抖索。

我們第三次又溜了，我瞧出他不住的看我臉，和嘴唇。不料我用手巾掩住嘴唇，咳嗽了一下，剛到半山時，便又說道：

『娜嘉，我愛你！』

謎語終成了謎語！娜堅嘉一句話也不說，靜悄悄的在那裏想着……後來我從那邊送他回去，他故意放慢了脚步，想着等我再說這句話。我見出他的心正在那裏難受得了不得，不住的想道：『莫非是風說的這句話麼？誰願意風說這樣的話呢？』

第二天早晨我接得一張小條，上面寫道：『如果今天你要去溜冰，就請到我

家裏去。N上。』從那一天起我同娜堅嘉每日必要去溜冰，每逢坐在雪車上的時候，我就想說一句話道：——

『娜嘉，我愛你！』

以後娜堅嘉把這句話聽慣了，好像喝酒和服嗎啡上了癮似的，雖此竟不能夠生活。固然從山上溜下，那是一件極危險的事情，可是被一句情話迷着，什麼危險也就顧不得了，其實這句話還依舊是一個謎語，使人納悶。終疑惑着說話的是我呢？還是風呢？……他不知道在兩個中間究竟誰於他有愛情，其實他覺得這也是一樣的；正好比喝酒一樣，祇要喝醉，無論用那個杯子全是一樣的。

有一天正午我一人到溜冰的地方去；正同衆人合在一起溜冰的時候，便看見娜堅嘉到山那裏來，四處找我……等了一會，他纔沒精打趣的拾級而上……他一人走着，十分害怕。臉像雪似的白，身體不住的抖索，正像身臨刑場一般，可是

態度却十分果斷，正有死不返顧的樣子。大概他決定試一下子：我不在的時候，也能夠聽得見這句甜蜜的情話不能？我眼見他坐在雪車上，張着嘴，閉着眼，一面同地上告辭了一下，一面便走動了……『軋，軋，軋，軋』……橫木的響聲……娜堅嘉聽見這句話了沒有，我不知道……我祇見他很疲乏的從車上下來。由他的臉可以見出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究竟聽見了沒有。因為在溜冰的時候，已經使他嚇得驚魂欲絕，怎還能聽見什麼聲音呢……

三月裏春天到了……太陽漸漸的和藹起來。我們的冰山却黑起來，慢慢的融化了。我們也不能溜冰了。那可憐的娜堅嘉已經沒有地方再能聽見這句話，並且也沒有人再來說這句話，因為風已經聽不見了，我也正要收拾着到聖彼得堡去——也許長住在那裏。

出行前兩三日，黃昏的時候我坐在小花園裏，隔壁就是娜堅嘉家的院子，正

隔着一條高板牆……那時候天還很冷，積雪還未化盡，樹上也沒出芽，可是已經有春天的氣象，一羣烏鴉正在那裏叫着，預備住宿。我走到板牆那裏，向隙縫裏張望着……看見娜堅嘉正走到階沿那裏，憂憂愁愁的望着天上……春天的風一直吹在他又白又愁的臉上……他斗然就憶起在山上聽見這五個字時候的冽風來，他的臉愈加發愁，臉上竟被滿了眼淚……那可憐的姑娘舉着兩手，好像哀求那風再把這句話說一遍似的。我就等着風吹來的時候，輕聲說道——

『娜嘉，我愛你！』

唉，你們看娜堅嘉怎樣呢！他叫了一聲，滿臉堆下笑容，迎着風伸着兩手，十分喜歡，容光就越發的煥發可愛。

我卻進去安眠了……

這件事情已經很長久。現在娜堅嘉早已出嫁，嫁給紳士相續所的一個秘書

官並且已經生了三個兒女，那件溜冰時候風吹出『娜嘉我愛你』聲音來的故事，至今還未忘記；他還覺得這是他一生最幸福最感動最有趣的一種迴憶……

至於我呢，現在也已經大了，卻終究不明白爲什麼單因爲戲笑竟說出這句話來……

——濟之譯

一個醫生的出診

教授接到一封從列里柯甫工廠發來的電報；請他立刻就到廠裏去。這個長而不通的電報上說列里柯甫太太的女兒有病，可想而知這位太太便是那工廠的主人。教授自己却不能去，但命他的助手訶洛聊夫代行。

從莫斯科前去有兩站的路程，從車站到工廠還須坐三里路的馬車。一輛三馬的車子已在車站等着迎接訶洛聊夫；那車夫頭戴一頂插着一根孔雀毛的帽子，好像一個兵丁似的高聲回答種種問題道：

『不是，先生！』『自然，先生！』

那時候是禮拜六的薄暮；太陽正將西下，工人們從工廠裏成羣結隊的向車站而來，訶洛聊夫所乘的馬車走過時，他們全都對着鞠躬致敬。他心醉着途中的

暮色，農舍和別墅，和四圍的樺樹，和靜靜的空氣；那時候田畝，太陽，樹林似乎都要休息或祈禱，猶如工人到了放假日的前夕一樣。

他是生長在莫斯科的；他不大知道鄉間的情形，他從未到工廠裏去過，祇偶然讀些關於工廠的書本，有時到製造家的家裏去談談罷了；不論遠近，只要他看見工廠的時候，他常常想工廠的外面如何安靜和平安，可是工廠的裏面呢，在廠主方面必是冥頑不靈的無意識，而且昏頭昏腦的自利自私，在工人方面定是做那煩悶而且不衛生的苦工，並且喧嚷爭吵的酗酒馬車過處，他們全都又畏縮又恭敬的讓開道路，那時候他便在他們的面色上，他們的帽子上，和他們的行動上，看出了他們身體上的骯髒和醜陋，精神上的虛憊和昏亂。

馬車進了工廠的大門，他在兩邊瞥見工人們的小屋，婦人們的臉兒，欄杆上的被褥和麻布。那馬夫還不勒住馬匹，却自喝道：『小心啊！』那地方是一個廣大

無草的院子，有五排巨大的房舍，上面有許多很高的煙囪，一個挨着一個，中間的距離很近；又有貨倉和宿舍，各種東西上都帶着一種灰粉，彷彿從塵土裏看去一般。有些地方却像沙漠中的良田似的，竟有幾個可憐的花園，那些紅頂和綠頂的屋子便是管理員和書記員所居的地方了。車夫突然勒住馬匹，車子便停在那新上油漆的屋旁，這地方便是一個花園，有一棵籠罩着灰塵的丁香花樹，門前黃色的階上發出一種強烈的油漆氣味。

但聞穿堂和門路裏有婦人們的聲音說道：『醫生，請進來吧，』同時他又聽見歎息聲和小語聲。『請走進來……我們等了你好久啦……我們可真是不安心啊。這兒，走這個地方。』

列里柯甫太太是一位身材矮胖的年長婦人，穿着一身黑絲的衣服，袖子很是時式，可是一察她的容貌，便知道她是一個未受教育的婦人——她躊躇不決

的看着醫生，只是不能對他伸出手來；她是不敢伸出來。她旁邊站着一個短頭髮，戴眼鏡的婦人；這個婦人身上穿着一件雜色的寬衫，形容很是消瘦，年紀已經不輕。僕人們叫她克利斯丁納·特密脫利甫娜，訶洛聊夫料想這婦人是一個看護婦。或許她是一家之中最有教育的人，所以叫她擔任迎接和招待醫生的職務，因為她登時就沒頭沒腦的述說疾病的原因，一一舉出那些瑣碎而且討厭的細情，可是講了半天，却還沒有說出誰患病，患的是什麼病。

醫生和看護婦正在那里談話的時候，那位婦人兀自不動不彈的站在門口那里鵠候着。訶洛聊夫從談話中得知病人是列里柯甫太太的獨生女兒，亦就是她的承繼女。她是一個二十歲的女郎，名叫麗莎；她病了很久，已經許多醫生診視過，不料前夜她的心悸病大劇起來，直到早晨纔止，家中誰亦不曾睡覺，他們深恐她有性命之憂。

特密脫利甫娜一面不歇的用手抹着她的嘴脣，一面提高了嗓音說道：『她簡直可以說是從小就有病。一般醫生說這是神經病；她在小的時候就患癩癧病，不料醫生們竟把這病攻到腑臟裏去，所以我想現在這病或者是由於這個，也未可知。』

他們去看病人去了。她已完全長成，身材既高又大，面貌却像她母親一般的醜陋，眼睛亦是很小，臉兒下半部很嫌寬廣，看去不大相稱，她躺在那里，頭髮散亂，直披到下頷，她一見訶洛聊夫，第一分鐘就露出可憐而孤苦的神情，她好像在這里求庇乞麻，他簡直不能相信這位女郎便是那五所大房舍的承繼人。

訶洛聊夫說道：『我是來診治你的醫生。晚安呀。』

他道了自己的名字，握了一握她那又大又冷又醜的手；她坐起身來，一望而知她是對慣了醫生的，她毫不羞澀的解開自己的肩膀和胸膛，一任人家察看。

她說道：『我有心悸病。終夜難受得可怕極了……我幾乎要嚇死啦！你給我吃點什麼藥品罷。』

『我給你，我給你；切不可自生煩惱。』

訶洛聊夫把她察看了一過，便將肩膀聳了一下。

他說道：『心臟很好，都很通暢；種種東西的秩序都很好。你的神經必定有一點兒跳動，可是這也平常得很，不十分要緊的。想必現在已經不痛了；躺下來睡覺罷。』

那時候有人拿了一盞燈到臥房裏來。病人見了光亮，兩眼一擠，突然把雙手放在頭上，咽咽的哭泣起來了。她那孤苦和醜陋的神情消滅了，訶洛聊夫也不復注意她那雙小眼或臉兒下部過於發育的模樣啦。他覺得她那種溫柔和痛楚的神情變得伶俐和可愛起來了。他極想安慰安慰她，不用藥品也不用戒言，却祇用

簡單而和藹的話語。她的母親摟她的頭，懷抱着她。試看這位老太太的面上何等的絕望，何等的憂愁啊！她這位慈母將她養育成人並不是容易的事情，她什麼東西都不顧惜，却專心爲她女兒打算：叫她學習法文和跳舞；爲她聘請了十多位教習；同一般名醫磋商，雇了一個看護婦。現在她却不能了解這些眼淚的理由，也不能明白爲什麼會有種種愁苦的緣故，但覺得心亂如麻，不知所可；她面上露出一種罪過，絕望，和受刺激的神氣，彷彿她遺失了什麼重要東西，有什麼大不得了的事情，忘記了喚什麼人來一般——這人是誰，她却也不知道。

她摟着她的女兒對她說道：『麗莎克呀，你又哭起來了……又……我的肝，我的寶貝，我的乖兒，告訴我，怎麼啦！可憐我啊！告訴我。』

兩人都哭得很慘苦。訶洛聊夫在牀邊上坐下，執着麗莎的手。

他柔聲說道：『來吧，停止罷；哭是沒有用處的。何以呢？世界上沒值得這些眼

淚的事情。來吧，我們不要哭了；那是很不好的……。」

他嘴裏這樣說着，心中却想道：

「這正是她出閣的時候……。」

看護婦說道：「我們工廠裏的醫生給她服藤性甘豆餅，可是依我看來，這東西把她弄得更壞了。我想她患的心病，應當服那……藥水。我忘記了這種藥水的名稱……。米蘭，是不是？」

於是她又詳詳細細的說了一大篇話。她阻着醫生，不讓他說話，臉上露出一種努力的神氣，彷彿她自信她是家中最有教育的婦人一般，所以他自以為她的責任所在，理應同醫生談話，而且不講別的，專門討論藥品。

訶洛聊夫覺得膩煩起來了。

他走出房門時，招呼着那母親說道：「我看這毛病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假

使令愛正由廠內的醫生診視着，那麼就叫他繼續看下去好了。他的治療法既是十分正確，我看你們簡直沒有更換醫生的理由。爲什麼要換呢？這不過是一種普通的疾病罷了；沒有什麼大錯啊！

他一面遲遲的說話，一面套上手套，那時候列里柯甫太太却不動不彈的站在那里，眼中飽含淚水，兀自對他看着。

他說道：『還有半個鐘頭，我還能趕得上十點鐘的火車。我希望我不要太晚了。』

她問道：『你不能够留着麼？』不覺淚珠兒又滾下她的面頰來了。『煩擾你，這是我很抱歉的，可是假使你可以這樣的仁慈……看上帝面上，』她的眼睛向門口瞥了一下，用一種低沉的聲音繼續說道：『今晚請你伴着我們罷！她是我的性命……我的獨生女兒……昨天晚上她真嚇壞我了；現在我還不能復原……』

不要走罷，看上帝面上……。」

他原想告訴她，自己在莫斯科還有許多事情，他的家人正在那里盼望他回去，他不願意白白地在陌生人家里留宿過夜，絲毫沒有用處；然而他心中這樣想，可是看見她的臉兒，便嘆了一口氣，一言也不發的脫去了他的手套。

客室裏和飯廳裏的所有的燈燭一齊爲他點將起來了。起初他坐在鋼琴那里翻閱曲譜，後來便起來瞻看牆上的圖畫和照片。那幾幅圖畫是配着金框的油畫，畫的是克利米亞的風景——有一幅畫着一艘孤船在颶風巨浪的海中，有一幅畫着一個舊教的神父，手執一隻酒杯；這些畫片全都是些灰黯的作品，其中絲毫沒有天才獨到的地方。照片裏也沒有一個美觀的臉兒，祇是一些頰骨寬大，和眼睛特奇的模樣。但見麗莎的父親列里柯甫前額低壓，意氣自足；他的制服穿在他那龐大的平民的身軀上猶如一個囊包一般；胸間還掛着一個賞牌和一個

赤十字徽章。看他的模樣，簡直沒有文雅的氣概，那種奢華的背景是無意識的，而且正像那身制服似的不合適。地板光滑如鏡，燈臺光彩燦爛，竟使他奮興起來，並且不知道什麼緣故，使他憶起了一個商人的故事，那商人常常在頸上帶着一個賞牌走到澡堂裏去……

他聽見門道裏有一種細微的聲音；不知道什麼人在那發鼾。忽然從外面傳來了一陣刺耳的，倉猝的，金屬的聲響，這種聲音訶洛聊夫從來不曾聽見過，所以他不知道是什麼東西發出來的；可是這陣聲響却在他的靈魂裏激起了奇異而不快的反應。

他想到：『我信無論什麼事物都不足誘我留在這裏住着，』於是他又回到音樂書籍那里去了。

看護婦低聲叫他道：『醫生，請你來吃晚飯！』

他便走進去吃晚飯了。桌子很大，並且放着許多的碟子和酒瓶，可是吃的人祇有兩個：他自己和特密脫利甫娜。她喝「麥地利」酒，吃得很快，並且一面說話，一面從她的眼鏡中看着他：

「我們的工人非常滿意。我們每年冬天都在工廠裏演戲；工人們自己扮演。他們有幻燈講演，有一間華美的飲茶室，他們所要的東西，無不俱備。他們非常敬重我們，他們聞得麗莎姑娘病重的時候，他們就做禮拜爲她祈禱。他們雖然沒有教育，可是他們亦有他們的感情。」

訶洛聊夫說道：「你們家裏好像一個男人也沒有。」

「一個也沒有。標德撒下我們，在一年半前死去了。所以家裏只有我們三人。夏天我們住在這兒，冬天我們就住在莫斯科和波蘭卡去了。我同他們處了十一年之久——好像一個親族一般。」

飯菜有小碟鮫，雞肉餅，和蒸果子，酒是很貴的法國酒。

特密脫利甫娜說道：『醫生請你不要拘泥禮節，』她一面說着，一面吃着，並且用拳頭抹着她的嘴，一望而她覺得她在這裡的生活是異常快樂的了。她又說道：『請多吃一點』

晚飯後有人把醫生引到一間屋中，一張臥牀已經爲他鋪好，可是他却不得困倦。屋中氣悶得很，並且有油漆的氣味；他脫下外衣，便走將出來了。

露天很涼；天色已經微明了，五所帶着高煙囪的房舍，宿舍，和貨倉，全都清清楚楚的在潮濕的空氣裏列着。因爲那天是放假日，所以他們不在那裏做工，窗戶也都暗着，祇在一所房舍裏有一個火爐燃燒着；火光把兩扇窗映得通紅，火星和黑煙混合在一起，不時從煙囪裏冒將出來。但聞院外遠處有關閣的蛙叫聲和夜鶯的唱歌聲。

他看着那工廠的房舍和睡着工人的宿舍便又想起他平日看見工廠時所起的感想來了。他們不妨爲工人們演戲劇，幻燈，預備工廠醫生，和種種的改良，可是，全都是一樣的，那天他從車站出來，在路上所遇見的工人們和他幼時所知道的工人們比較起來，簡直沒有什麼差異，可是從前的工人未嘗有什麼工廠戲劇和各種的改良。一個醫生對於積年的痼病慣下正確的判斷，可是根本的病原却是不明顯的，而且不可治的；他把工廠看作一種困惱的事情，可是原因却亦是幽晦的，而且不可移的；至於那工廠中工人生活裏所有的改良，他並不以爲不需要，卻以爲比較不治之病的待遇總好些。

他一面看着紅窗，一面想道：「其中自然有困難的事情……二千個工人在不衛生的環境裏毫不休息的做工，製造粗劣的棉布貨物，生活在餓殍的邊界上，這種惡夢僅僅在罕遇的休息時間內在飯館裏纔得做醒；一百人充當工頭，這一

百人的生活卻消費在科罰金，罵工人，不公道等等事情上，可是祇有二三個所謂主人獨享利益，且還看不起那惡劣的棉布，然而他們却完全不做工，可是利益是什麼呢？他們怎樣享受的呢？列里柯甫太太和她的女兒並不快樂——看着她們便使人難堪起來；享福的人祇有一個戴着眼鏡的，蠢笨的，中年的童身婦人，就是特密脫利甫娜。所以彷彿所有這五所房舍都在做工，那下等的棉布在東市場發賣，結果却僅僅使特密脫利甫娜吃小碟鮫和喝「麥地利」酒一般。」

忽然傳來了一陣奇怪的聲響，就是訶洛聊夫在晚飯前所聽見的那種聲音。有人在一所房舍旁邊敲一片金屬的東西；他敲了一下，登時就把音浪壓住，所以生出了那種短促，倉猝，不和諧的聲響，很像「待……待……待……」於是靜了半分鐘，從別一所房舍處亦傳來了那種倉猝而難聽的音節：「鏘……鏘……鏘……」
……」十一下。明明這是更夫在那里敲時刻。

走近第三所房舍他又聽見『則……則……則……』所有的房舍附近都是如此，宿舍後面和大門外邊也是如此。在靜悄悄的夜中，彷彿這些聲音是一個紅眼的怪獸所發一般——就是一個惡魔，他支配着廠主們和工作們，簡直把兩者全都騙了。

訶洛聊夫走出院子，來到開暢的曠野。

有人在大門處猝然問他道：『誰到那兒去？』

他心中想道：『這正像在監獄裏一般，』却也沒有作答。

夜鶯的歌聲，開開的蛙聲，在這裡聽得更清楚了，此時一個人便能覺得這是五月裏的一夜。火車的聲響從車站傳來，遠遠地倦雞頻啼；可是，全都一樣的，夜是靜的，世界正安安謐謐的睡着覺。離工廠不遠他能看見一處田間有一所房子的骨架和幾堆建築的材料。訶洛聊夫使板上坐將下來，繼續思想起來了。

「此處覺得快活的惟一的人就是那看護婦，工廠裏的工人簡直爲她的快
心滿意而做工。可是那是十分明顯的：她不過是有名無實的傀儡罷了。那個真正
的人却是魔鬼，各種事情都是爲他而做的。」

於是他就想起魔鬼，並且遙望那兩扇火光閃閃的窗戶。他彷彿覺得魔鬼這
雙紅眼正注視着他自己——這種不知不覺的勢力造成了強者和弱者間相互
的關係，這種大錯極謬，一個人永遠不能將之改正的了。強者應當絕弱者的生路
——這是「自然」的法律；可是僅僅在一篇報紙的論文裏，或一冊學校的課本裏，
那固然是易解的，並且安然承認了。然而在日常生活的瑣事雜物裏，在織成人生
關係的通常的連絡裏，這便不復是一條法律，却是一個論理上的謬誤，這時候強
者和弱者等爲他們相互的關係底犧牲物，都不願意屈服於那不知不覺的勢力，
所以要離開人類，立在人生的外面。

訶洛聊夫坐在板上這樣想着，他漸漸被一種情感所獲，覺得這種不知不覺的、不可思議的勢力真的挨着他並且望着他咧。那時候東方已經漸漸發白，時光迅速逝去，近處闕無一人，各物如同死去，但見五所房舍和上面的煙囪反襯着曙光，的灰色背景，呈出一種奇異的形色——不像白天一樣了；一個人竟完全忘掉裏面還有蒸汽機器、電氣、電話等東西，兀自想着古代湖屋和石器時代，覺得眼前有一種未成熟的、無意思的勢力……

那種聲音又來了：「待……待……待……待……」敲了十二下。於是靜了半分鐘，院子的別端又發出聲來：

「鏘……鏘……鏘……」

訶洛聊夫想道：「討厭極了。」

「則……則……」第三個地方彷彿發半騷似的應聲發出那種倉猝、短促

的聲響——「則……則……」。

敲打十二點鐘費了四分鐘的工夫。於是寂靜了；各種東西又彷彿死去啦。

訶洛聊夫坐了一小回，便走回屋去，卻又坐了半晌。忽聞鄰屋嚙嚙聲大起，並且有一陣曳鞋和赤脚行走的聲響。

訶洛聊夫想道：「莫非她又發病麼？」

他便走將出來，去看看那病人。那時候屋中已經十分明亮，淡薄的陽光已經穿透了朝霧射到地板上和會客室的牆頭上來了。麗莎的房門開着，她正坐在牀旁一張矮椅上，頭髮下披，穿着一件梳裝衣，圍着一塊披肩。窗上的百葉還垂閉着。

訶洛聊夫問道：「你覺得怎麼樣了？」

「謝謝你。」

他摸了摸她的脈，然後整理她那散在前額的頭髮。

他說道：「你不睡覺呀。外面天氣很好，這是春天了，夜鶯正在那里唱歌，你坐在暗中，不知想些什麼事情。」

她聽着的話，並且看着他的臉；她那雙眼睛又憂愁又伶俐，一望而知她要想對他說話。

他說道：「你時常這樣麼？」

她把嘴唇移動了一下，回答道：

「時常，差不多每晚我都覺得悲苦難當。」

那時候更夫開始在院中敲起兩點鐘來了。但聞：「待……待……待……」她便戰慄起來。

他問道：「這些敲聲煩惱你麼？」

「我不知道。這兒各種東西都煩惱我。」她答畢，想了一想又說道：「各種東

西都煩惱我。我聽見你的聲音裏很有同情；我彷彿覺得我一看見你，我就能夠告訴你一切的事情。」

「請你告訴我罷。」

「我要想把我的意見告訴你。我覺得我並無毛病，可是我很苦惱和駭怕，因為勢必如此，並且不得不然。譬如，假使一個強盜在一個人的窗下走動着，那麼即使他是一個最健康的人，卻也不能安然無事。我是常常經醫生診視的。」她一面說着，一面看着她的兩膝，並且露一種羞赧的笑容，繼續說道：「自然啦，我是非常感激的，我決不否認這種待遇是一種恩惠；可是我不喜歡同一個醫生講，卻願意同親密的朋友談，因為他可使我確知自己是對或是錯。」

訶洛聊夫問道：「難道你沒有朋友麼？」

「我是孤獨的。我有一位慈母；我愛她，可是我卻是照樣的孤獨，那就是怎麼

會發生……孤獨的人往往讀很多的書，可是少說話並且少見聞。他們以為人生是神祕莫測的；他們簡直神祕教的信徒，往往在沒有魔鬼的去處看見魔鬼。斐孟托甫的泰麻拉是孤獨的，她便看見了魔鬼。」

「你讀很多的書麼？」

「是的。你看，從早到夜我的時間總是空暇的。我在白天讀書，在夜間我的頭腦就空虛了；腦中沒有思想，却有鬼怪。」

訶洛聊夫問道：「你在夜間看見什麼東西麼？」

「不，可是我覺得……」

他又嫣然一笑，舉起兩眼，向那醫生看着，形狀十分憂愁，却又十分伶俐；他覺得她很信他，並且要想對他直直爽爽的一吐肺腑，她和他一樣，也懷着這樣的思想。可是她却默然無語，或許等着他說話，也未可知哩。

他已知道要對她說什麼話了。他明知她要想立刻棄掉那五所房舍和百萬的家私——離開那個在夜間外望的魔鬼；他又明知她自己也這樣想着，不過等着她所相信的人來證實她罷了。

但是他不知道怎麼說法。自己已被判決有罪，却去問人家被判決了什麼罪，這是很為難的；所以同樣的道理，很難問富人們為什麼他們要這許多錢，因什麼他們這樣小用他們的財資，甚至他們看出了他們的不幸福時，因什麼他們還不把錢財棄掉；如果他們自己談到這事上去；那麼這種談話往往很困難，而且很冗長的。

訶洛聊夫尋思道：『叫我怎麼說法呢？難道這是必要說的麼？』
後來他便把他所想的意思婉轉迂曲的說出道：

『你在一個工廠的主人和一個有錢的嗣女底地位上，却不滿意；你不信你

有財產上的權利；所以現在你不能夠睡覺。這當然比你滿意熟睡，以爲各種事物都滿意，好得多了。你的不眠病使你堅信起來；無論如何，這總是一個好現象。實在說來，像現在我們的這種談話，在我們的父母聽來，簡直是毫無思慮的。夜間他們也不談話，却只熟睡；我們，我們這一代人，不但睡不着，不安謐，而且大談特談，極力想解決我們究竟是對呢，或是不對。我們將要替我們的子孫解決那個問題。他們是對呢，或是不對。他們看事將要比我們看得更明瞭。五十年後人生將要好

了：可憐我們不能延活到那時候啦。能得看一看那時候的人生纔有趣哩。」

麗莎問道：「我們的子孫將要做什麼事情呢？」

「我不知道……我想他們將要拋棄一切而走開。」

「走到什麼地方去？」

「什麼地方……怎麼啦，他們所喜歡的地方，」訶洛聊夫說着，不覺笑將起

來了。『有許多地方，一個聰明的好人可以前去。』

他看了看他的錶。

他說道：『然而太陽已經升起了。這是你睡覺的時候了。脫下衣服，熟熟的睡罷。』他一面緊握着她的手，一面繼續說道：『非常喜歡得和你相識。你是一個很有趣的好婦人。再見吧！』

於是他回到他的屋中，上牀睡覺了。

晨間，當馬車來接他的時候，他們大家全都出來走到階上送他。麗莎面色灰白，神氣懨懨，好像特爲一天放假日一般，身上穿了一套白色的素服，頭髮上戴着一朵鮮花；她如同昨晚似的望着他，又是憂愁，又是伶俐；她說說笑笑，並且帶着一種神情，彷彿她要想告訴他什麼特別重要的事情——祇告訴他一個人。他們能夠聽見百靈鳥的顫顫的歌聲，和禮拜堂的隆隆的鐘聲。工廠房舍的窗中，火光燦

爛，十分好看，訶洛聊夫坐在車中，經過院子，沿路來到車站，那時候他既不想着工人，又不想着湖屋，又不想着魔鬼，却自想着時候已經近在手頭，人生就要光明和快樂起來，一若那天安靜的禮拜日的清晨一般；他想着在這樣的春日的朝晨裏，曬在和暖的陽光中，坐在一輛美好的馬車內，有三匹壯馬拉著前行，這是何等的快活呀。

——耿勉之譯

好人

廖獨夫斯基住在莫斯科，他是大學法科的畢業生，在某一鐵路局裏當差；可是，假使你問他做的是什麼事，他必定低聲和氣的回答你，而且他那金絲邊眼鏡裏的一雙亮晶晶的大眼睛必定一動不動的看着你，說道：

——我研究文學！

廖獨夫斯基在大學畢業之後，有一次在某報上登了一段戲評。隨後他就漸漸的從短評進而做書報評論，一年之後他已經正式在報上做每週文藝評論的小品，——『隨感錄』一類的文章。他的著作生活的開始雖不過如此，却亦不能說他不過是一個好事家，也不能說他的著作僅僅是隨時應景的文章。我認識他，他很清瘦，額角闊大而前髮很長，我也曾領教過他的談風，——我每一次總覺得

他的著作，不管他寫得怎麼樣和他的什麼題目，確是和他本人一模一樣，可以說生性如此，好比他心堂的脈搏，差不多在娘肚皮裏就已經種下了他這一張張的種子。甚至於他的行動姿勢，彈去紙煙灰的手勢裏，我都看得見他的『主張』。從頭至尾纖毫畢露，看得見他的暴躁、煩悶和正直的脾氣。當他慷慨低昂地舉着花圈，送上名人的棺蓋，或是當他興高采烈地請人家簽名頌揚某人的時候，的確看得出他是一個做做文章的人。他極想和有名的文學家相識；他能在並沒有天才的著作家裏找着所謂『才華』；他永久是興奮的——脈搏大約一分鐘有一百二十次；他又不知道現實生活；他若籌辦什麼遊藝晚會替窮學生募款，那種『忙勁』簡直是女性的；他也確是非常愛護青年——有這種種，就算他不做隨感錄，也足以成就他這『做文章的人』的聲望了。

他每每說：『我們這種人不多！』或者：『沒有奮鬥成什麼『生活』前進！』

好
人

——這種口氣對於做文章的人確也很使得，——他實際上和誰也沒有奮鬥過，向來也並沒有前進。他談起理想來却也不見得肉麻。每年大學紀念日，所謂塔羌日子，他總吃得爛醉，拖着聲音唱：“Ура! ура!”（「我們要快活快活」）——拉了文，很老的學生歌的第一句）——唱得不成聲調；在這種時候，他那油光滿面的神氣好像告訴人家：「你們瞧，我是醉了，我狂飲！」然而這樣行徑對於他的爲人也很相稱。

廖獨夫斯基確信自己有著作的權利，確信自己的主張，絲毫沒有懷疑，大概自信非常之深的。祇有一件事他總覺得不快活，就是他那個報，讀者很少，而聲望不高。然而廖獨夫斯基却自信早晚必定能改到雜誌界裏去工作，他那時總可以發展而有以自見；——因此他那種小小的不快活也就不作怪了，橫豎將來還有那麼大的希望。

我常常到這可愛的人那裏去，因此就和他的胞姊維臘相識，維臘是一個女醫生。第一眼看上去，我就覺得這個女人的精神非常疲憊，那種病狀使我驚異。她還很年輕，長得也齊齊整整，臉子雖然板些，却還端整；然而比起她那美麗而且愛說話好動的兄弟來，却顯得很委頓憂鬱而且散漫得很。她的行動，笑容和談話總有些苦意，冷冰冰的，又來得那麼頹傷，她實在不討人喜歡，大家也說他驕傲，不開通。其實照我看來，她實在是休息。

——我的好朋友，——她的兄弟往往把頭髮往後抹抹，做一種很好看的文學家的姿勢，歎口氣對我說道：——總不要拿外表來度量人家！你看看這一本書，早就讀過了，封面也縐了，裝釘也散了，拋在灰塵堆裏好像是廢物了；然而你打開看一看，這本書却能叫你低徊墮淚。我的姊姊就像這本書。請揭開封面，看看內心，你保管驚歎不置。維臘在三個月內經過不少痛苦，差不多抵得別人的一生呢！

廖獨夫斯基周圍看一看，握着我的手低低的說道：

——你知道，她畢業之後就和她所戀愛的一個建築家結婚。整整的一齣戲！新人還剛剛度完蜜月，她丈夫就得窒扶斯病死了。然而這還不算。她先就傳染了丈夫的病睡倒了，等到病好方才知道丈夫死；她立刻又吞了不少嗎啡。要不是她幾位女朋友出力，我的維臘恐怕早已升天的了。你想想，這難道不是戲？難道我的姊姊不像 *Ingenve*（正旦——法文）早已演完了她一生的五幕全劇？觀客儘可以看滑稽戲去，然而 *Ingenve* 却應當回家休息了。

維臘經過了那三個月的不幸，就搬到她兄弟這裏來住了。行醫她是不來的——這種職業也和她的不相稱，不能使她滿意反而弄得她疲憊不堪；她本來就看不出像一個懂醫道的人；我從沒有聽見她講到什麼和醫學有關係的事。

她放棄了醫學，一事不做，一言不發，好像是監獄裏的囚犯，低着頭垂着手，懶

懶的無聲無色度她們年華。唯一的事情，她還不能十分忘情的，總還可以照耀耀她的『生活的黃昏』——那便是和她兄弟在一起，她很愛她的兄弟。她愛他的本人，愛他的主張，崇拜他的隨感錄；人家問她：兄弟幹什麼，她總是低低的聲音，好像怕驚擾了睡着的人似的，回答說：『他做文章……』向來他做文章的時候，她必定坐在旁邊，一眼不閃的望他那寫字的手。在這種時候，她很像一隻巨大的獸伏在日光裏响陽呢……

有一次冬天夜裏，廖獨夫斯基坐在桌子前替報館裏做評論的小品；旁邊就坐着維臘，和向來一樣，望他那寫字的手。我們這位評論家寫得非常之快，筆尖兒一停也不停。那鋼筆劃着紙，簌簌的響。桌子上那寫字的手旁放着一本剛剛裁開的新雜誌。

雜誌裏有一篇描寫農民生活的小說，著作人的簽名只是兩個大寫字母。廖

獨夫斯基看着那篇小說高興得不得了。他以為那作者的文體非常之好，在描寫風景一方面使人想起屠格涅甫，文意很懇摯，而且切實知道農民生活。其實我們這位批評家自己所知道的農民生活，就只靠着書本，或是道聽塗說而得來的；然而他的感情和見解使他深信那篇小說。他預言那篇小說的作者將來有很大的希望；還在自己做的評論裏面表示急急等待他的續作。

——非常之好的一篇小說！——他自言自語的說着，把背往椅子上一靠，閉一閉眼睛，想是得意非常了，——這種思想實在可以對他大表同情。

維臘看一看他，大聲的打了一個呵欠，忽然間發出一個極奇突的問題。平常她就有這種習慣，每到晚上不時的打呵欠，不時的發幾個問題，都是和當時事實並無關係的。

華洛嘉（廖獨夫斯基的小名）——她問道：——所謂『不抵抗惡』是什

麼意思？

——不抵抗惡？——她兄弟又回問一遍，張着眼睛，看是很詫異似的。

——是的。你以為這句話的意義怎樣？

——譬如強盜小偷打着你，而且想搶你的東西，你不……

——不是，你給這句話一個邏輯的定義。

——邏輯的定義？那又怎麼？——廖獨夫斯基支吾起來了。——「不抵抗

惡」表示對於一切道德上所謂「惡」之漠然的態度。

廖獨夫斯基說完之後，又向桌子上去看小說。這一小說却是女作家做的，描寫一個上流的婦女和「情郎」同居，已經有了私生子，可是祇能祕密而不能公開，所處地位因此非常難堪。廖獨夫斯基認為這篇小說的思想，內容和文筆都可以滿意。他大致先述這篇小說的內容，並且挑好的地方引了幾段，末後他自己加

上案語：「這都很切現實生活，描寫得有意思，難道不是如此！作者不但是敘事的藝術家，而且還是很精細的心理學家，能夠看得見自己小說裏人物的心靈。我們可以舉一個例，譬如他描寫那位夫人和自己丈夫相遇時的心理……」

——華洛嘉——維臘又打斷他的文興，說道：「從昨天以來我忽然有一種奇怪的思想。我總是想假使人生真的根據於『不抵抗惡』那一原則上，我們自己應當成個什麼樣子？」

——那大概什麼也沒有了。所謂『不抵抗惡』就是放任一切罪惡，因此不必說文明，地球上一切東西都要毀滅，一塊石頭都不剩。

——所剩的是什麼呢？

——強盜和淫婦。下一次我做一個隨感錄論論這一個問題。謝謝你提醒了我。

過了一個星期他居然做了。那時正是八十年代，我們社會裏和報紙上正討論『不抵抗惡』討論刑罰、審判、戰爭；那時我們上等社會之間也有些人不用傭僕，自己下鄉耕田，不吃肉，自己禁止獸慾的性交。

那天維臘看了他兄弟的隨感錄，想了一想，似乎聳了聳肩，說道：

——很好！可是我還有許多不懂得。譬如列斯夸夫（ЛЕСКОВ）的小說教會中人裏面，有一個種園地的傻子，他種菜爲好幾種人：爲買者，爲乞丐，並且亦爲那些想偷菜的人，各有各的份。他這樣的行爲合理不合理？

廖獨夫斯基看他姊姊面孔上的神氣，知道她不喜歡那一篇隨感錄；這差不多是生平第一次觸犯了他著作家的感情，他不覺有些氣性的回答道：

——竊盜是不道德的行爲。爲着賊多種一份菜，就是承認賊有生存的權利。假使我來辦一個報，定了分欄記載新聞的計畫，可是除正當的思想以外，還有爲

敲詐的特設一欄的心思，你那時又要怎麼說呢？要知道照那個種園地的邏輯，我應當分一欄給敲詐家和思想界的下流是不是？

維臘什麼也沒有說。她從桌子邊站起來，走到沙發那邊就躺下。

——不知道，我什麼也不知道！——她說着，沉思不輟的。——你，大概是對的，可是依我看，我總覺得我們和惡奮鬥，而這種奮鬥裏似乎有一種虛妄，好像總有些沒有證明的或是隱藏着的東西在內。誰知道，也許我們對待惡的態度亦是一種迷信；這些迷信根深蒂固，甚至於我們自己已經沒有能力擺脫，所以不能得正確的討論。

——那又怎麼樣？

——我不知道怎麼樣解釋給你聽。也許有人想着以爲他應當和惡相關，他有這種除惡的權利，這種人是錯的；他錯得和以爲人心同金色的“*gold*”（紙牌

上的♥形)一個樣子的人相等。很可以說，我們雖有除惡的權利，却不必用強力，而應當用與強力相反的方法，就是譬如你要人家不偷你這幅畫，你不必藏起來，你索性送掉……

——聰明，很聰明！假使我要想娶一個有錢的商家的女兒，那麼，商家女兒要阻止我這種下流行爲，她應當趕快自己嫁給我！

姊弟兩人一直談到半夜，你不懂我，我不懂你。假使有一個旁邊人聽他們的談話，恐怕也懂不到他們兩人究竟各自的主張是什麼。

每天晚上姊弟兩人總是在家的，他們亦沒有相熟的有家室的朋友；他們本來不覺得要有朋友的需要。戲院子裏只有新排的戲出台方才去，——因為這是當時做文章的人的習慣。音樂會是向來不到的，因為他們不愛聽音樂。

——你愛怎麼想便怎麼想罷，——維臘第二天晚上又談起來了；——這個

問題我已經解決了一半。我深信對於害及我個人的惡我沒有絲毫根據可以反抗。假使要殺我呢？讓他殺去。殺人犯並不因為我抵抗而能改好些。現在我還剩得一半問題沒解決：對於害及我親人的惡我應當怎麼樣對待？

——維臘，你不要嘔氣罷！——廖獨夫斯基說着笑起來了。——我看『無抵抗』成了你的“*Idee fixe*”（成見）了！

他很要把這種談話變成笑話，然而似乎已經不是說笑話的時候了，面上的笑容不期然而然顯得非常之勉強。他的姊姊從此之後也不再坐在他桌子旁邊來，也不再看着他那寫字的手了。他自己每晚上也總覺得背後有一個人躺在沙發上，和他的意見是不一致的。……他背上都覺得僵硬，心上好一似澆了一盆冷水。著作家自信的感情無論如何抑遏不住，不能寬恕人，而他的姊姊剛好是第一個觸犯他這種不安的情感的人，好比一抽屜的傢具，發出來是容易的，再要放得

齊齊整整和從前一樣却不能了。

過了幾個星期、幾個月，他姊姊始終捨不得她自己的意思，也再沒有坐到桌子旁邊來。有一次春天晚上，廖獨夫斯基又坐着做隨感錄。他正在研究一篇小說。這篇小說敘的是一個女教員和一個有錢的教育程度很高的人相戀愛，可是僅僅因為結婚可以妨害她的教育生涯，便拒絕了他的求婚。維臘那時躺在沙發上，似乎想着什麼似的。

——唉，多麼煩悶！——她欠一欠伸說道：——生活怎麼這樣空洞委頓！我不知道怎麼樣的好；而你枉費你的少年時代，不知道幹的是什麼。好像古代的化學家，儘在誰也用不着的古廟裏鑽。唉，我的上帝！

廖獨夫斯基提起了鋼筆，慢慢的望他的姊姊。

——看着你真煩悶！——他姊姊又接下去說：——華葛納爾 (Wagner) 在

『浮士德』(Faust——哥德 Goethe 的名著)裏找出蟲來，那他還是爲着藏
蠶去找的；你是爲着找蟲……

——模糊得很！

——華洛嘉，我這幾天總是想想得長久了，想得苦極了；我斷定：真的你是沒
有希望的反對文化運動家，你是守舊派。唔，你問問自己看，你這樣熱心善意的工
作有什麼用處？你說什麼？要知道你鑽的古廟裏所有可取的東西，早已取完了。不
論你怎麼樣在罐子裏磨水，不論你怎麼樣分析，而在『化學家』所已經說明的
以外，你再也說不出別的來……（『罐子裏磨水』是俄國俗語，意思是無謂的
爭辯，——譯者。）

——原來這這……樣！——廖獨夫斯基站起來，拖長着聲音說道：——是的，
這都是古廟，因爲這些理想是永久的；可是依着你什麼又是新的呢？

——你在思想界做事，想出新理想是你的事。不用我來教你。

——我是古代化學家！——我們這位文學批評家奇怪起來了，要冷笑似的
嗽着眼睛說：——藝術，進步，這都是古代化學！

——你看，華洛嘉，依我想來，假使你們這些思想家都來解決大職任，那就你
現在做的那些小問題自然而附帶得就解決了。假使你坐着輕氣球上天看城
池；你不由自主的就要看見田地、鄉村、河流……製造硬脂素自然可以得到副產
物，無臭油。我看現代的思想死拘住了一個地方，而儘着在這個地方打磨旋。思想
界都是預定的、委頓的、懦怯的，怕那種廣闊的範圍，好比我你兩人怕上高山，這種
思想界是守舊的。

他們兩人之間這類的談話不能不留痕跡。姊弟之間的感情一天一天的壞
了。她在旁邊的時候廖獨夫斯基已經做不成文章；他覺得姊姊躺在沙發上望着

他的背，就有些氣性。維臘呢，當他想恢復舊時的感情，仍舊和她談談自己的得意之作的時候，她就顯出病態似的欠伸皺眉。每天晚上她總說着煩悶，說說自由思想，守舊派。維臘自己新出的思想一天一天多起來，總是證明他兄弟的工作是謬見，是迷信，是守舊派，要想繼續久已演過的戲，久已有所供獻而現在已經沒用的東西。她的比喻沒有完。她有時比廖獨夫斯基如古代化學家，有時比他是極端的信教徒，那種信教徒是寧可死也不肯改變自己的見解的。

漸漸的她的生活也改變起來了。她竟能夠整天整晚的躺在沙發上，不做事，情不看書，而儘在那裏想；而且她的臉上總是冷淡的乾燥的神氣；——這種神氣在於偏向一方面而且深有自己的信仰的人是常有的。他不要傭僕服侍；自己動手收拾，自己刷皮鞋洗衣服。廖獨夫斯基看見她自己做苦工，望着她那冷淡的面容就不免有些氣性，或者簡直有些恨，他看這種苦工裏，他姊姊固然做得很得意

似的，而實在有些虛偽做作，他已經明明知道不能動搖他姊姊的見解了，然而他好像頑皮的小學生一樣，不時還要釘住了她糾纏。

——『不抵抗惡，』而你自己反對我用傭僕！——他有一次對她說了：——假使傭僕制度是惡，那麼你爲什麼又抵抗呢？這是不一貫！

他自己心上受苦發氣，甚至於引爲羞恥。他姊姊在人面前做那些傻樣子，他就覺得害燥。

——真要命好寶貝！——他有一天私底下和我說，一面絕無希望似的儘着揮手——我們的 *Inséigne* 看來還要演滑稽戲呢。神經病到徹骨！我已經撒手了，讓她去要怎麼想便怎麼想罷。可是她爲什麼還要說，說得我心上亂不過。她亦得想一想我聽她做甚我怎麼樣，在我面前敢說那些對於基督教義的謬解？我煩極了！我的姊姊要宣傳她自己的教義，死命要照着自己的偏見解釋新約，對於廟

裏驅逐做生意的人她却不說話了，——我真發火！這才叫做誤會、糊塗！這就是所謂『醫科大學』不能給人普遍的發展的。

有一天廖獨夫斯基辦公完了回家，看見他姊姊在那裏哭呢。她坐在沙發上垂着頭搓着手，滿面淚痕，好像受了人家的氣似的。我們這位批評家心又來得軟，覺得她非常之可憐。他眼裏也滴下淚來，心上極想撫慰撫慰他姊姊，寬恕她，而且求她寬恕，重新照舊和和氣氣的同住着……他跪下就拼命的吻她的頭、手、肩膀……她笑了，笑得奇怪，笑得苦；然而他却已經快樂得叫起來，跳起來抓着一本雜誌，很熱烈的說道：

着啦！咱們照舊，一切照舊，維臘！上帝保佑！你看，我給你預備着的是什麼！我們不吃一杯和解的香檳酒，至少也得同讀一讀這本書，非常之好的文章！

——唉，不要，不要……——維臘推過書，嚇得不了，說道：——我已經讀了！用

不着，用不着！

——你什麼時候讀的？

——一年……兩年以前……早就讀過了，我知道，知道！

——哼……你是個幻想家！——廖獨夫斯基冷冷的說了一句，把那本雜誌拋在桌上。

——不是，你才是幻想家；不是我，是你！

維臘的眼淚又淌下來了。廖獨夫斯基站在她前面，望着她喘息聳動的肩膀想着。他不想那心靈孤獨的苦痛，——凡是思想匆匆變動，自己獨出心裁，而沒人贊許的那種人常常經受到這種苦痛；她亦不想着那種難堪的心緒，真正心靈的變遷時所必能免的；他却想他自己的主張有人否認，有些可羞，想着自己著作家的主觀情感竟受人家的觸犯。

從此之後，他對姊姊就很冷淡了，而且帶着一種輕視譏笑的態度；她住在他家裏，他只當是一個寄住的老婆婆。至於維臘呢，也不再和他爭辯了；無論他說什麼意見，或是譏笑，或是糾纏，她總是一個不做聲，不言語；他因此更發氣。

夏天某早晨，維臘穿着旅行的裝束，肩上背着行囊，走到他兄弟房裏，很冷淡的吻他的額角。

——你這是到什麼地方去？——廖獨夫斯基奇怪起來了。

——到某省去種牛痘。

他兄弟走出來送她，一直送到街上。

——你瞧，你真是開頑笑，又想着什麼啦！……——他自言自語的說着，又問道：——你要不要錢？

——不要，謝謝，告辭了。

他姊姊握一握他的手，就走了。

——怎麼你車也不雇一個？——廖獨夫斯基在後面叫。

我們那位女醫生也不回答。她兄弟在背後看着她的褐色雨衣正隨着她全身垂蕩，因為她的脚步很是懶懶的；——他重重的歎了一口氣，然而並沒有引起他憐惜的心思。她對於他已經是外人；而他對於她又何嘗不是外人呢？她始終一次都沒有回顧。

廖獨夫斯基回到自己房裏，坐下，就做起隨感錄來。

此後我也永久沒有看見維臘。現在她在什麼地方，——我也不知道。而廖獨夫斯基仍舊是做隨感錄，仍舊給人家送花圈，仍舊是唱“Gaidoosimus”，仍舊給『莫斯科定期出版物職員辦互助儲金會。』

他後來不知怎的得了肺炎症；病了三個月，起初睡在家裏，後來就在葛黎臻

醫院裏。他膝上又開了瘡口。大家說要送他到克萊摩去才好，已經替他捐款。可是他沒有能到克萊摩去——死了。我們葬他在華甘夸夫墳地，在左邊——那是葬文學家和演劇家的地方。

我們這些做做文章的人，有一次不知怎麼剛剛會集在韃鞞酒館。我就說，不久以前我到過華甘夸夫墳地，看見廖獨夫斯基的墳。墳簡直塌了，和地差不多一樣平了，十字架也倒了；必定要修一修才好，要先給他捐起錢來……

然而大家聽着我說，却都很淡漠的，一句話也沒有回答；我一個錢也沒有捐着。誰也不記得廖獨夫斯基了。他完全被人家忘掉了。

The Short Stories Magazine Series
 "Guilty" and Other Stories by A. Tchekov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三年十二月初版

此書
 有著作權
 必究

犯罪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輯者 小說月報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加坡

七二〇一分

#17
209015
4